

周憲文編

新農本主義批判

國民出版社印行

周
憲
文
編

新
農
本
主
義
批
判

國
民
出
版
社
印
行

新農本主義批判

全一冊 實價國幣

編輯者 周 憲 文

南平書錦坊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永安文龍鄉

印刷者 東南日報印刷廠

南平中正路

總發行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吳 序

吳 序

吳 序

以農立國的一句口頭禪，大約自漢唐以來，我們許多乾且偷安的我們，都當作討論立國的護身符。其實農業自漢唐迄今，雖比較先秦以前，必有逐漸的改進，而立國是從漢唐以來，都沒有立得很好。喫了五胡遂金元清弓強箭利的虧，一路是不少。因爲弓強箭利還算不得什麼工業，故勝以農立國的真正西洋景，似乎終未拆穿。到了現在，不但國的能立不能立，可以暫且不討論，就是我們的農業，也比各工業國都蹩腳得利害。因爲農具罷，水利罷，都不是農民自己可以改良。故楊開道先生把他相信可以立國的農，也要乞靈於工業國的農業技術，農業機器，把他的農業來改進。那末倘使我們與他們都相信以農可以立國，也立不過別人罷。何況他們終究多了一個可以大大改進農業的工業，終究多了一個直接可以破壞農國的工業，你的國，豈得成軍不成呢？因此我們討論立國，是應該討論國的能立不能立的問題，不是討論什麼農不農，應該重不重的問題。農的應該重，就是我們蹩腳的農，可以救我們窮苦的急，是應該重。而別人改良的農，愈可以增進別人立國的工業，也應該重。但是重儘管重，而立國的任務，祇是開接的仰仗他，不是直接去仰仗他。只是周先生對於楊先生，及類乎楊先生的人們，要大聲的忠告，且反復囑咐說，對於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說得既詳且盡。我上面所贅述的幾句，都是他已經說過。他現在把關涉這個問題的論文，一齊集合起來，成功一小冊，希望普告國人，不要把這做關國家生死問題，輕輕關過。我在這小冊子出版之前，也頗鄭重其事，附說幾句。所以把上面所說，是周先生早已說

過的，微引出來，做個引子，好把我所願意附說的，貢獻給楊先生一類的國人。凡說以農可以立國的，其受病處，大約就是苟且偷安，甚而至於可以給孟夫子毒罵，可以說是自暴自棄。祇要拿楊先生說的，我們萬不能與英日工業國去競爭，這無異說，英日是天生的工業民族，我們是天生的農業民族。這種妄自菲薄的奇想，還有什麼立國不立國可以討論。就算就事實來退步的謙讓，或者工業未必立刻可以發達，那末也說到現在還祇好以農立國，不能肯定到未來也祇好以農立國。未來也祇好以農立國，自然就是說中國民族，天生是農業民族，輪不着也去談什麼工業。那我要問英日是天生的工業民族，其證據又何在呢？就算英國從培根、牛頓以來，會生出瓦特來發明蒸氣機，也不過三四百年。三四百年以前，連工業的母親，叫做科學的，也是說不出什麼來。至於日本，我在前九十餘年的倫敦實報，譯出一段記載，登在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上的，其時英國第一隻船，到了神戶，神戶的官，連煤也不會看見過。還約了一衙門的官，同到英國船上去看煤。那末日本的民族，天生是工業民族，到底是何時出生的呢？我們的一班大小楊先生說話，不是說得太謙退了麼？我也不必過分多說，好像拿人來調笑，反涉不敬。我且來引一段 總理的遺言，來壯着楊先生們的胆。他在民國紀元前，講給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他說：「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又不然。各國發明機器，類皆積數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效之，歲月之功已足」。日本人九十年前，尚不識煤，九十年後，已叫楊先生看做不可競爭的工業國。總理所謂歲月之功已足，絲毫不會欺騙我們。所以我的淺薄話頭，也可帶住。請大家相信。總理，再細看周先生所集的小冊子罷。

民國三十年勝利立國之年吳敬恆謹序

自序

常識告訴我們，在以人力爲主要生產力的時代，則以人力爲生產基礎的農業自然佔據着最重要的地位；這一時代的國家，必以農立，毫無疑義。但是歷史進步到以機械爲主要生產力的時代，則以機械爲生產基礎的工業（機械工業）自然取得了過去農業的地位；所以在這一時代，立國以工，那也是必然的結果。這是常識，是極普通的常識；但當人力在生產上的地位正在沒落而機械還未至全盛的時候，人們往往會留戀農業社會的靜穆而忽視了機械工業抬頭的必然性。以農能否立國的爭論，也就發生於這個時候。歐洲遠在十八世紀，就有機械工業，所以「以農能否立國」的問題，歐洲是在將近二百年前，早已討論過。中國之有機械工業，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清末李鴻章、張之洞這些變法圖強的人物，未曾明白討論過中國是否還可以農立國，要直到民國年間，始由楊杏佛章士釗諸先生來做農國與工國之辯，已經見得中國的落後。所以六七年前，我的中國再不能以農立國的意見（見附錄）在新中華月刊上發表以後，很多朋友就笑我太不長進，誰知到了神聖的抗戰發生了二年多的民國二十八年，我偶然舊事重提，講到中國不能以農立國，居然還會有人出來反對，而形成了一次論戰。我現在雖把這幾篇論文，收在這裏印成單行本，但這表示我們的落後，並不表示我們的進步。我希望從此以後，我們多多努力於中國工業化運動，莫再有這種無謂的爭辯。事關國家前途，豈能調停哉！

講到中國工業化問題，我認爲這是中國當今最重要的問題，不論政治經濟以及倫理道德，都以這一

問題爲中心。就政治上說，中國不走工業化的道路，外國的侵略固然無法避免，而國內的民主政治，也就無法建立；經濟的不能自由發展，事屬必然，即使略有發展，亦必爲帝國主義列強的附庸。有些人主張復興中國經濟，要從復興農村經濟着手，實是因果顛倒。至於要中國人知道愛國家、守紀律，做事迅速、正確，有訓練、有組織，這些都非中國工業化以後不會成功的。因爲散漫遲緩的習慣，以及家重於國的觀念，都是農業社會的產物；非把農業社會根本改造，徒靠文字作宣傳，效力實在有限得很。又常聽人說，中國人對於數字向不注意，「馬馬虎虎」祇求「大約」「差不多」就够，更如中國人之重命運，信風水，何一而非農業社會的反映，所以我們要把中國從根救起來，必得與工業迎頭趕上去。這些話，說來甚長，我很盼望我的生活能允許我有一時期從事於這一方面的論述。

最後還得附帶一言，我調大譯書、著書，一向不請本作序，本嘗特請吳稚暉先生賜序，事屬空前。這（一）因吳先生是主張工業國的前輩，道德文章俱爲後輩青年所景仰。（二）因吳先生對於我們這次不長進的論戰也曾發表過意見；即當我的兩篇拙稿發表以後，先生偶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來函嘉勉，其中有謂：「以農立國，乃他人謂我不進化之名詞，國人向來反引以自豪，眞乃大憾事！經先生兩次痛闢，以後當息矣。農之當重，王國亦重之，於立國問題真是風馬牛。大論分析出之，國人如見天日，不朽之作。」老先生獎掖後輩，可謂無微不至；但時至今日，吾人猶在討論是否仍可以農立國問題，徒貽後輩之不長進，先生當長太息也。

此外尚須一書者，本集正文所收論文，正反兩方面的都有，祇有「農工並重論」則付缺如，因其根本不懂得問題的所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重慶牛角沱

新農本主義批判

吳序

自序

中國不能以農立國	周憲文	一五六
中國以何立國	楊開道	一四一
再論中國不能以農立國	周憲文	一四三
再論中國以何立國	楊開道	二一四
再論中國不能以農立國	周憲文	二一七
中國能以農立國嗎？	杜倉白	三〇三
一個陳舊問題之重新提起	王亞南	三〇五
異哉！中國能以農立國嗎？	朱伯康	六一六
讀「再論中國不能以農立國」以後	彭立謨	七五〇
現代農業國家詮釋（中國民族前途深測）	楊開道	七五〇
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以農立國乎？以工立國乎？）	周則民	八五〇

新農本主義批判

中國抗戰建國的三個基本問題（中國工業化問題）

周憲文

（一〇二）

附錄
「再論中國工業化問題」（中國工業化問題）

周憲文

（一〇三）

論中國不宜工業化

重時進

（一〇六）

中國可以不工業化乎

惲代英

（一〇九）

中國能長為農國乎

楊杏佛

（一一二）

農國辨

章士釗

（一一四）

答農國辨

楊杏佛

（一二〇）

中國可以農立國嗎？（重農主義的批判）

江公懷

（一二三）

中國經濟的兩條路線——工業化或農業化（以風景立國）

周憲文

（一四五）

跋

周憲文

（一五六）

目次

吳引

農本主義批評

新農本主義批判

新農本主義。其意謂農業不特為一國之富源。且為立國之本。故其主張農業為立國之本。而工業商業為立國之末。此其大綱也。其說之詳。見於其書中。其書名曰「農業與立國」。

其書之內容。大略如下：農業為立國之本。此為其大綱。其說之詳。見於其書中。其書名曰「農業與立國」。

周憲文

其書之內容。大略如下：農業為立國之本。此為其大綱。其說之詳。見於其書中。其書名曰「農業與立國」。

漫談農本。其意謂農業為立國之本。此為其大綱。其說之詳。見於其書中。其書名曰「農業與立國」。

把中國從根救起來。須向工業迎頭趕上去。且在國內獲得不少的不幸。其調者。最近因為農本高的「同仁刊物」。

「農本」需要稿子。我又碌碌終日。沒有一個整的時間。可以寫有組織有系統的論文。於是就在「漫談農本」這一標題之下。寫好近四千字即去付印。連續談了三期。這本來是談到那裏算那裏。並無一定的組織系統。現在雖經刪節改題。但仍非一篇正式的論文。

按農本這兩字的意義。根據常識來解釋。就是農為立國之本。在我古代。近代的對稱。的「大儒」中。可以發現許多多的所謂農本主義者。孟子說：「無野人莫養君子」。野人就是農。君子就是士。在孟子的眼光中。士為四民之首。有被養的權利。但養之者。惟農而已。農之重要。於此可見。且事

中國不能以農立國

實上，那時候的名君賢相，唯一的條件，就在拓荒墾、開水利；拿現代話來說，在上者想做到「賢」的名」的地位，祇要能發展農業經濟，安定農民生活；這種事實，在史乘上，到處可見，無須舉例。

其實呢？這種農本主義，非但在中國，即在歐洲，也是一樣：經濟學上重農學派的鼻祖——冠納，他就以為祇有農民是生產階級，其他人民都是靠了農民才能生活，這與孟子之所謂「野人莫養君子」，可以說是同一鼻孔出息；而且事實告訴我們，冠納這種思想，多少還受了我國古代農本主義的影響；他對我孔、孟的自然思想，推崇備至；他對我古時的農業社會，譽為天堂。現在我們拿這些話講給人家聽，人家都會疑心你在「吹牛」；但這是事實。

不過在歐洲，自從產業革命以後，機械代替了人力，於是情形就大變；從生產上的地位來說，工業的比重，一天天的增加；農業的比重，一天天的減少；就政治上的勢力來說，地主農民的勢力一天天的沒落，資本家勞動者（機械工人）的勢力一天天的抬頭；應時而起的正統派經濟學說，更說明生產的條件在乎效用的增加，所以不獨農工俱為生產事業，連商業都是生產事業。在這情形之下，農本的思想，當然大受打擊，但是仍存許多學者，僅僅在表面上，穿上一條「異樣」的外衣，在這外衣裏面，始終未脫農本主義的窠臼。例如錢文斯（Jevens），他拿太陽黑點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內那種具有循環性質的經濟恐慌，就是十足露出了農本主義者的馬脚。他以為太陽上面有一點點，這黑點，每隔十年，正對着地球，在這時候，陽光減少，地面上的農作物就受到影響，產生了「荒年」的景象；「荒年」的結果，一方面是農民所供給的原料缺乏，工業不振；另一方面是農民所有的購買力減少，商業衰頹；農工商業交困的現象，這就是現代的經濟恐慌。所以這種思想，仍舊還是一種農本主義。乾脆的講：這種思想

不外乎說：「農興則百業興，農衰則百業衰」；惟其如此，故仍認農爲立國之本。以與世變同趨，爲一
則不過這種學說（太陽黑點說），在過去，尙可以「欺人」。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
後，那就祇能「自欺」了。何以呢？因爲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世界經濟恐慌，它的空間限於各資本主義的國
家，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並沒有發生經濟恐慌；所以，如果說經濟恐慌的原因，是由於太陽的黑點，
那這太陽的黑點，專門來尋資本主義國家的開心，也未免太惡作劇。惟其如此，有眼光的經濟學者，就
注意到資本主義的本身，恐怕即爲造成經濟恐慌的嫌疑犯；這話一談，來太長，且離題太遠，祇好收束
（詳可參考拙著「經濟本質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國難已去，過此，衣冠中興，易其例來。

一。現在回頭講到中國，被冠網譽爲天堂的農業社會，竟在「久治必亂，久亂必治」的治亂相循之下，
一直維持到大清帝國，但是雅片戰爭一役，機械工業的狂潮終於衝破了這一古老的農業社會，農業逐漸
衰頹了，手工業逐漸衰落，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兒」，搖身一變而爲買辦或官僚資本家，在「洋大人」
「前討些牙慧，在「同胞們」前擺點架子以外，千千萬萬的世代書香，遂至「家道中落」；多多少少的小
康之家，弄到「衣食無着」；國本飄搖，至此已極。眼光遠大的先知先覺者，知道中國要得救，就非
向各先進國家，「迎頭趕上」不可，這在政治上就成爲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目標，似在推翻滿清政權
，實在解決民生問題，此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歸根結蒂，還是實現「民生」的手段。
可惜二十八年前的辛亥革命，中途被北洋軍閥所劫持，不但民權完全落入了軍閥的手裏，就連民族主義

也儘枝枝節節的弄到「宣統遜位」的地步；所以民生凋敝，「白骨依然，於今尤烈」。於是又有一些故步自封的復古主義者，回想起「三皇五帝」時代的「郵治景象」，反對機械工業的物質文明，要把時代的車輪回頭拖回農業社會跑；說什麼農業社會的精神文明，知足戒爭，不像工業社會的物質文明，爭權奪利；他們不但不知道辛亥革命以後民生問題之仍未解決，是由於「趕上不力」，而反抱怨「走得太快」；他們不知道時代的車輪永不「回頭走」，「硬是」要他「向後轉」；於是，他們就又說什麼「以農立國」的陳詞，又唱什麼「農爲國本」的老調。這些農本主義者，在今天，確實是時代落伍；他們不知道時代已經進步到以農不能立國，農業國家，祇有殖民地的前途，無法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此所以目光尖銳的××軍閥的御用學者，曾經大聲疾呼，主張「××工業，中國農業，彼此合作，共存共榮」。存心出賣國家民族的××，對他們講了也無益，一切懂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愛國同胞，必須知道這是××要我們子子孫孫做他奴隸的陰謀詭計！到了今日中國要想獨立自主，中國人要想挺起腰來做「人」就得「不避艱苦，向工業」，尤其是向重工業迎頭趕上去，必如此，方可把中國從根救起來。那末，這所謂「時代已經進化到以農不能立國」者，到底是怎麼說法呢？

三

現在先說一個粗淺的事實：一般到了今日而仍主張中國「要」或「可」以農立國的人，亦即所謂「摩登農本主義者」，他們最得意的舉例就是丹麥。在他們心目中，丹麥真是一個好好的獨立國家，而這丹麥也正是「實足的農業國家；中國的農業如果發展到了丹麥的程度，中國自然可以與丹麥同樣成爲一

個好好的獨立國家。總而言之：第一，他們拿丹麥的存在，證明農業在現代還可以立國；第二，他們因而推論到中國今日還可以農立國。但是，我們要告訴這些摩登農本主義者：丹麥是一個十足的農業國家，這是事實，我們不否認；在表面上，丹麥是一個好好的獨立國家，這也是事實，我們更不否認。不過，大家應當進一步的想想：假如現在有一強大國家，他想併吞丹麥，而舉兵進攻，試想丹麥那時候的情形怎樣？也許有人要反問：捷克是一工業國家，何以不免於亡國？但是這祇要仔細想想，就可知道是另一問題？事實勝於雄辯，今日丹麥之能獨立存在（即所謂立國），是由於丹麥所處的國際環境，並非丹麥真有獨立存在的力量。所以我以爲要說丹麥是一個好好的獨立國家，應該加上一個副詞，那就是「在表面上」。惟其如此，嚴格說來，今日丹麥以農苟安則有之，以農立國則未必。所謂以農苟安者，即因丹麥農業發達，可以供給各帝國主義者以價廉物美的原料，並可推銷各帝國主義者的製造用品；各帝國主義者需要這樣的一個丹麥存在，所以丹麥就能苟安，這根本並非立國。實言之，帝國主義列強如果不需要有這樣一個丹麥國家存在，則丹麥隨時都可以亡國（第二次歐戰發生以後，丹麥不崇朝而亡於德國，這說明了立國與苟安不同，證明了作者的豫言，並非全出杞憂——廿九年十二月憲文補誌）。至於我們中國，大大小小的摩登農本主義者，應該牢牢记着，我們的國際環境要想像丹麥這樣苟安且偷安，絕不容易；爲什麼？就因爲我們不幸「與盜爲鄰」；××軍閥的御用學者，他們鼓吹「××工業，中國農業，彼此合作，共存共榮」，「老老實實的說，這還只是一學者」的言論；「學者者」，「書生也」，書生的言論，就好的方面說，是目光遠大，就壞的方面說，是不懂世故。凡是知道一點中國外交史及××的所謂××政策的人，誰都心裏明白，××軍閥的真正目的，不但要我們子子孫孫在經濟上做他們的

奴隸（就是一方面供給××以農業原料品，一方面推銷××的工業製造品；此即工業××、農業中國的目），毫無疑義的，是要我們的子子孫孫在任何方面都受他們的支配。這就是說：摩登農本主義者們，必須知道在××強盜的面前，中國要想像丹麥這樣苟且偷安，都是不可能的；至於立國，那是根本談不到。

上面這些話，固然是十分粗淺，但正因為十分粗淺，所以十分明白。不過那些摩登農本主義者也許仍舊不肯承認，還得讓我再舉些粗淺的例子，「湊湊篇幅」。君不見安南印度乎？農業國也，亦殖民地也；君不見英、美、法、蘇、以及義大利、德意志乎？世之強國也，亦工業國也。鐵的事實證明了現在任何強國都是靠了工業；靠農業存在的國家，都是安南、印度這一類的殖民地，至多像東方的暹羅與西方的丹麥而已。

四

接着我們應該談談：過去以農可以立國（其實過去是必以農立國），何以現在以農不能立國的問題。這原因，就在於生產力的發達。在過去，即以人力為重要生產力的時代，則以人力為主要生產工具的農業，就成了生產事業的中流砥柱，也就成了立國的唯一基礎；可是到了現在，主要的生產力已經不是人力而是機械，故以機械為主要生產工具的工業，就成了現代生產事業的中流砥柱，也就取過去農業的地位而代之，成了現代立國的唯一基礎。這種道理，應該是很明白。不過有些人，恐怕仍舊不懂得，現在這得舉些例子：第一，就立國最重要的條件，即就國防來說，在「人力時代」，弓矢刀鎗是主要的武

器所以有千萬里長城，就青鐵柱針敵的國就彈砲並飛機時就國主要的武器飛機巨砲，於是厲舉
菲城就失了效用。現代國家要免其侵略或予打擊者以打擊，不但要有堅強的防禦工事，且同樣須有
飛機巨砲。但是這些東西，都是機械的產物，非專恃人力可以獲得的。此所以要立國於今日，非得倚工
業，尤其重工業迎頭趕上不可。反過來說，這就證明了今日已非以農所能立國。各種各樣的摩登農本主
義者，應該明白這一點。

其次我們就經濟來說，在「人力時代」，確確實實是以農業為主，工業為從。農民為什麼種稻，為
的是自食；農民為什麼植棉，為的是自用。必在食用有餘而始將其多餘的農產，加工或出賣，而形或
工商業。「農興則百業興，農衰則百業衰」這句話，那時饒是事實。但是在今日這「機械時代」，大家
要知道，情形已與過去不同，是工業為主，農業為從。今日農民植棉，固非為自用，而農民種稻，亦非
為自食。為什麼？為出賣。這在經濟學上，就是農產商品化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我們祇要平心靜氣閉
着眼睛想想，就可明白。誰都知道，桐油以及絲茶這些農產品，都是我國出口貨物的大宗。紐約桐油價
格的漲跌，馬上影響到我國桐油生產的多寡，倫敦茶價的騰落，立刻反應到我國植茶農民的生活。我們
如果不是健忘，總還記得：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後，美國對於生絲的需要減少，形成我國
生絲的滯銷，浙江一帶許多多的蠶國，因而改植稻穀；凡此種種，都是證明現代農產的商品化，也就
是說，在現代，農業生產已成了工業生產的附庸。惟其如此，所以農業國也就成了工業國的保護國或殖
民地。各種各樣的摩登農本主義者，必得明白：在今日靠農業已不能立國，要立國祇有靠工業。

五

也許有人說，你的話固然不錯，但可惜都是不切實際的空談，不識時務的高調；在政治經濟上，遲遲於軍事都要受到列強（尤其是××）控制的今日，你要建設工業，馬上與列強發生正面的衝突，這是以立國為名，而速國之亡，不可不戒。不錯，就難易來說，發展農業，不獨不會遭到列強之忌，相反或可得其援助，事輕易舉，收效自速，不若建設工業之難關重重；但是我們應該想想，我們現在談的是立國的問題，不是苟安的問題；試問世界上哪裏有一個國家可以不經艱苦奮鬥，而由被壓迫的地位獲得解放，成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的？

最後講到目前的抗戰，在目前，我們武器不如人，我們失地千萬里，但是我們的戰時經濟尚能長期支持，有大歸功於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明白，在現代而主張「長期戰」，這已經是用於不得已，而非樂而為此；我們如果有堅強的海軍而充實的空軍，我們可以不和日本來拼個速戰速決呢？這也是各種各樣障礙農本主義者應該明白的。其實呢？進一步說，我國戰時經濟之能持久，縱使說因為我國是一農業國家的關係；不過我們千萬不可忘了「地大人衆」四字。我們應該記得，地大人衆與農業國家，並無一定的聯繫，這就是說，地大人衆的國家，不一定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家也不一定是地大人衆；請可老實話，我們鮮若是像丹麥這樣大小個農業國家，則早已亡國。所以嚴格說來，我國戰時經濟之能持久，如果說是由於農業國家的好處，但我們千萬不可忽略這農業國家所面臨的形勢——地大人衆。而在作者的意見，中國抗戰力量能够堅持這麼久，與其說是因為中國是一農業國家